

R 人生百味
enshengbaiwei

有多少遇见不会重来

□周广玲

遇见,似乎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。每日里,我在居所的小区、工作的写字楼以及漫步的街巷间穿梭往来,无数张面孔如流水般掠过,有的熟悉亲切,有的则陌生疏离。这些遇见,仿佛浮萍偶聚,随即又各自飘散,往往不留痕迹。然而,有些偶然而至的邂逅,却能在心头镌刻下深深的印记。

我曾邂逅一位售卖糖葫芦的老者。那是一个冬日傍晚,天色已晚,街灯初上,他静静地站在街角。他不吆喝,只是静静站着,目光虽浑浊,却透露出温和。我买下一串糖葫芦,他颤抖着手从柜中取出,递给我时,忽然问道:“年轻人,你可知道这糖葫芦的来历?”我摇了摇头。于是,他便絮絮叨叨地讲起了这手艺的

传承,从他父亲那里学来,而他父亲又是从祖父那里继承而来。随着话语的流淌,他的眼睛渐渐亮起,背也似乎挺直了几分。最后,他叹了口气说:“如今儿子不愿学了,说是赚不了几个钱,要去打工。”

我咬了一口糖葫芦,外脆内软,酸甜可口。老者看着我品尝,脸上浮现出满足的笑容,仿佛我的每一次咀嚼都是对他一生手艺的最高赞誉。那一刻,我恍然明白,我买下的不仅仅是一串糖葫芦,更是一个人的毕生的执着与记忆。此后,我常去光顾他的摊位,直到有一天,老者不见了。询问邻摊,才知他病了,再后来,便杳无音信。

有些遇见,便是如此。我以为还会有无数次再见的机会,却不知那一次转身,便已是永别。

我又想起大学时的一位老师。他教授古代文学,讲课枯燥乏味,常常照本宣科,学生们多在课堂上打瞌睡或看闲书。一次课后,我因忘拿书返回教室,却见他独自站在窗前,手中捧着课本,用一种与课堂上截然不同的、饱含深情的语调吟诵着李白的诗篇。夕阳透过窗户洒在他身上,为他镀上一层金辉。那一刻,我猛然醒悟,每个人都有

不为人知的一面,都有属于自己的热爱与执着。

自那以后,我开始认真聆听他的课,竟也渐渐领略到古代文学的魅力。我常想,若非那次偶然的遇见,我或许永远无法知晓他严肃外表下那颗热爱文学的心。

遇见一个人,便是遇见一个世界。每个人都是一本厚重的书,我们匆匆翻阅几页,便以为读懂全部,殊不知错过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。

生活赋

予我们的遇见,有时是糖葫芦老者的坚守,有时是文学老师的另一面,有时只是一个眼神、一个微笑、一句问候。这些遇见如同流星划过夜空,短暂而璀璨。

我渐渐学会珍惜每一次遇见,因为深知它们可能不会重来。即使是短暂的相逢,也可能在不知不觉间,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。

J 精粹短文
ingcuiduanwen

留白,是一种绘画艺术,是指在画中故意留下空白,给人更大的想象空间。飞白,是书法中的一种特殊笔法,是笔画中丝丝露白,似枯笔所写。

留白与飞白,都有一个“白”字,一个是在画中留下空白,一个是在笔画中露出空白,但它们形成空白所运用的形式和方法是不同的。留白的“留”字,是一种静态,是有意留下空白,有意为之,目的是让画面的意境更深远、宽广;而飞白的“飞”字,是一种动态,而且速度很快,如行云流水,

留白与飞白

□明月

水,一气呵成,给人自然、飘逸、洒脱之感。

做人要学习留白,不可求满,不可把好处全给自己占满,要给别人留有余地,给别人留有伸展的空间,让利于人。做事要学习飞白,谋事于心,胸有成竹,然后雷厉风行,行动果决,就像飞白的笔画,一气呵成,决不拖泥带水,优柔寡断。

做人要学习留白,就能游刃有余,如鱼得水;做事要学习飞白,就能水到渠成,手到擒来。

N 耐人寻味
airenxunwei

当你提高音量时

□黄小平

当两个人之间相距较远时,为了跨越这空间的障碍,使声音得以传递至对方的耳畔,人们往往会选择提高音量,大声呼喊。

然而,还有一种情境,那便是双方陷入争执之时。此时,尽管他们或许近在咫尺,甚至面对面、肩并肩,但争执的激烈却促使他们不约而同地加大了说话的音量。

这不禁引人深思:在如此近的距离下,为何仍需大声呼喊?难道对方的听觉真的如此迟钝,以至于正常的音量都无法穿透这短短的空间距离吗?

实则不然。这里的“大声喊出

来”,所反映的并非物理距离的遥远,而是心灵层面的疏离。当两个人在争执中提高音量,那往往意味着他们内心的距离已经拉得很远。尽管身体近在眼前,但心灵的鸿沟却难以逾越。

因此,当你发现自己在与同事、朋友或亲人交流时也不由自主地提高了音量,而大声喊出来时,不妨静下心来,反思一下:是否自己的心已经与他们渐行渐远?

在生活的喧嚣中,我们或许应该更加珍惜那些能够静下心来倾听彼此心声的时刻,使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不再成为沟通的障碍。

N 南腔北调
anqiangbeidiao

最好吃的面

□张佳玮

最好吃的面是什么样的?

我问大家,大家都会觉得自家的最好,而且各有理由:山西的诸位对刀削面、扯面、猫耳朵、拨鱼儿都能说出道道,江南地区尤其苏州人会大谈宽汤、紧汤、免青、加青、过桥、压底和无数浇头,重庆人对重庆小面几十样作料如数家珍,陕西油泼辣子面刺啦一声响胜过千言万语。

山陕两地有许多面本身口感出色,拉削揪扯,韧劲十足,有些面本身就有香味,比如新鲜荞麦面,比如莜面窝窝。但本味再好还是需要酱——我有朋友说,他老家经济不太发达,莜面窝窝配着面酱就吃了,还是很香。

大部分人吃面,爱就着点荤腥:不说广东的牛腩面、北京羊肉打卤面、镇江鳊糊面、杭州虾爆鳝和肉丝片儿川,四川担担面也要有肉臊子。哪怕在家里吃个面,没啥料,大家都觉得打个鸡蛋、切几片火腿肠,感觉才对。

酸味挑逗人,越吃越爱吃。山西的面不用提。东南亚的冬阴功汤面、广西的老友面、岐山臊子面,酸汤是灵魂。意大利人吃面要番茄酱,一个道理。

辣和酸是相辅相成的。重庆小面里面的油辣子、海椒、花椒面,陕西油泼辣子面,滚油把辣味激醒才像话。有些辣不显,但的确存在,比如热干面配辣萝卜,加了格外好。

许多面不用那么多辣子时,葱、蒜便承担了一部分香与辣。不止中国人爱这样做,日本许多拉面要用辣葱盖住面才端得出来。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吃面,大蒜和橄榄油是标配。

《我爱我家》里有段话,说的是老北京人民最家常的一碗面:“打卤面不费事,弄点肉末,打俩鸡蛋,搁点黄花菜、木耳、香菇、青蒜,使油这么一过,使芡这么一勾,出锅的时候放上点葱、姜,再撒上点香油,齐活了!”

每个人说起自己最爱的那碗面时,除了本能的热爱,很容易加上对当时情境的追念——在自己最快乐的时光或者最饥饿的时光,跟谁一起吃了一碗面,念念不忘。所以大家很容易说,最好吃的面是“家里的一碗面”。

比较常见的情形是:先前实在饿极了,所以觉得那碗面格外好吃——许多人回忆大学生活,都会提到夜间宿舍里打完游戏后的一碗泡面,就是这个道理。

各人喜欢的面各不相同,但最终却是殊途同归——回忆最好吃的那碗面时,大家都很容易想到吃第一口面的香味,以及吃饱之后的幸福。

